

湖

南

集

选

目

唱

作

吉

五

夫铁钟 天堂的 玫瑰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
校友作品
文学作品集
湖大文自述

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堂的玫瑰

天堂的玫瑰

钟铁夫 著

责任编辑 文 丛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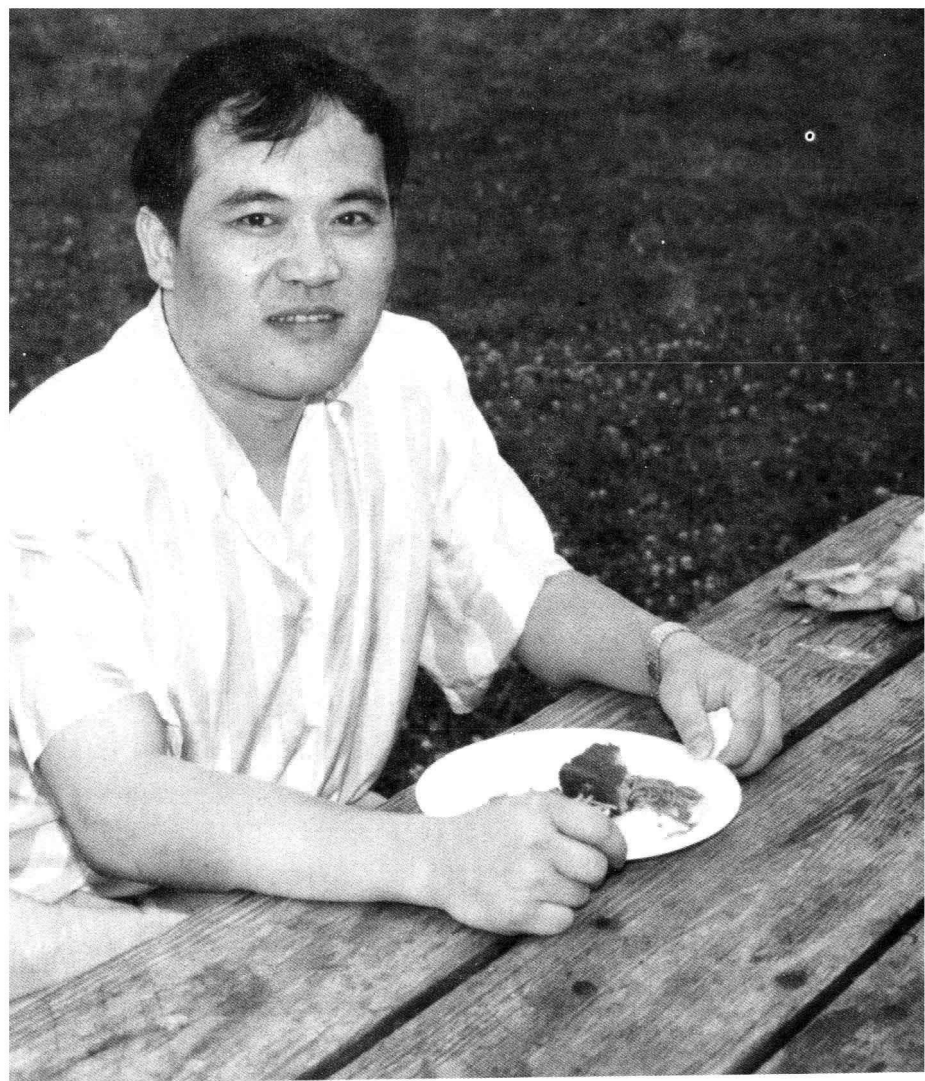
850×1168 32开 14.625印张 339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81031—667—2/I·056

定价：17.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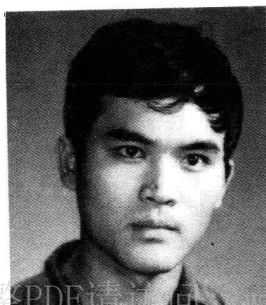


钟楚夫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湖南师范大学
建校 60 周年以及我那一生清贫乐教的父亲。

钟铁夫

学生时代的钟铁夫



日不肯住脚。他脱掉
惊讶地叫起来：“姑哥
来么呀？”“生下世就有的。大人说这
“哎呀，真好玩，让我摸么行不？”他
萧云凑过来，这里抓么，那里挠么。
么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颤栗。

“姑哥，抖什么？你冷么？”她望
蛇的天空，撅起小嘴抱怨：“要是有把
……”

雨水顺着她白皙的脖颈流下，碎
显得薄如宣纸，紧么贴住窈窕的身段
股~~随着~~的胸脯，毫无遮掩突兀出来。
心差点没跳出口。好一阵才稍么平静

序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张楚廷

在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仍满怀民族希望思索着民族未来。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就是在民族存亡万分紧急之时毅然肩负起民族重任而于 1938 年诞生的。湖南师范大学为民族解放而生，为民族振兴而长，至今，湖南师范大学已经度过了六十年不平凡的岁月。

六十年来，湖南师范大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的各类人才已达十万之众。当我们迎来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最能引起学校自豪的莫过于从这里走出的千千万万优秀人才，如今他们被称为校友。

今年十月我们将以种种方式来纪念学校的六十年华诞。出版一套校友中著述甚丰、影响颇大的知名作家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们拟首先出版在新时期卓有成就的小说家的选集。这

一设想很快得到韩少功、何立伟、钟铁夫、何顿、姜贻斌等校友的有力支持，他们精选了自己的佳作，无偿地提供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表示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不仅学校出版社，在校的全体师生都非常感谢他们对母校的竭诚奉献。

这套小说集仅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在我们十万校友之中有大量优秀的人民教师，杰出的教授和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企业家，有已成为国家栋梁的大批公务员。一所学校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她所培养的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这套小说集是象征、是代表，代表了广大校友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将努力出版更多出自我们校友之手的教育著作集、学术著作集、文学作品集、艺术作品集……

校友的成就是对在校师生的最大鼓励，在他们成就的鼓励下，我们有信心在新的世纪书写湖南师范大学更加灿烂辉煌的历史！

1998年8月

目 录

远山的风	(1)
震魂锣	(39)
圣家族	(58)
路基，长长的路基	(68)
一把手和他的二圣	(86)
青龙宝刀正月灯.....	(103)
野祭.....	(158)
流传在峒河边的故事.....	(180)
父亲的忏悔.....	(192)
“花和尚”打赌	(206)
女人无泪.....	(221)
风过梨花寨.....	(282)
我的第一篇作文.....	(350)
病.....	(354)
远山的小草棚.....	(364)
竹龙.....	(371)
洞箫哟，为谁吹响.....	(378)

寻觅一支悠远的歌·····	(399)
七色光·····	(419)
寻找那双眼睛·····	(425)
天堂的玫瑰·····	(428)
诱惑·····	(434)
无名谷·····	(449)
河的眷恋·····	(456)

远山的风

风从哪里吹来？又往哪里吹去？不，莫问。你只管系牢鞋，拄稳棍，顺着这条挂在悬崖间的、游丝儿般的路走，穿过雾瘴弥漫、神秘莫测的神塘湾，再过一道布满苔藓的木板桥，那有烟火的去处，便是地虎坪了。

地虎坪在山里很有点名气，不是由于地方生得恶，或是风水俏，倒是因为寨里出了个叫花牯的后生。花牯手膀粗，腿巴子壮，男子汉身上一切应该大的都大。立起来门板高，躺下去压得垮田塍，左看右看皆是一把做阳春的好手。

可是花牯一年四季很少打湿过鞋袜；大白天，也时常关着门呼呼大睡。按说楞大一条人不好好种粮，当然只能吃草，但花牯的日子过得比谁都美。他腰里有花的，锅里有吃的，再苦的日子碗里仍然装着白米饭。心烦时，还邀三呼四，扯几个后生来家下打三棋；杯对杯喝几斤包谷酒……

这不等于说，这家伙是个游手好闲的懒虫，或是个半夜堵在神塘湾、做剪径勾当的角色。既然不偷不抢，他吃喝花销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一身火旺旺的精力又使到哪里去了？当地人是不说的。问急了，或抿着嘴儿一笑，或神秘诡谲地挤挤眼儿。那神情似乎不屑说，或是不好说。

你若有心，只须掂着打狗棍，到四乡去访访，便会察觉山里人对子嗣看得何等贵重。生养下儿子，便能承传祖宗一

脉香火，便有劳力鞭牛做田、养老送终，若是遇到不平事，一声吆喝，几个壮剌剌、虎生生的儿子朝前一站，娘的，谁还敢碰你一根毛发？要是新娘子娶进屋，不憨不痴，诸事拿得起，放得下，却二三载肚子不现形，没有“货”，好好的一个家庭，便会生出种种祸事。先是公婆作脸色，埋怨儿媳妇，再是做丈夫的拳脚交加。到后来，一家人生着法儿，将那个只开花不结果的女人撵出家门了事。可是，如果做丈夫的是个不会打鸣的公鸡呢？这就怨不得做媳妇的了。只能怨天，怨送子娘娘！

然而，香火总是要承传的，就像秋天藤蔓枯萎了，还得留下硕大的瓜果一样。于是乎，民间里便多了一种难以启齿的事——有那么个身强力壮、相貌堂堂、各种器官都十分健全的男子，常让人偷偷请去，代替某个不中用的丈夫下种。下种者亦不能白白花费精血，一手拿钱，一手交“货”。那家人若是十个月添了贵子，还得欢欢喜喜挑着喜酒上门酬谢。

既然好歹算是职业，便总得有个称谓，可又不能明说。乡下有精明者，顺其因果，将此种好事谓之“诊病”。

花牯便是一位“诊病”的高手。

这家伙体格健强且不说，替别人下种，几乎种下必果，且多是胖嘟嘟、长鸭鸭的娃娃。这近乎传奇的本领，使花牯很有身价，也使他成为男人和女人嫉妒与羡慕的人物。

“花牯，说说看，嘿嘿，同女人睡觉有点甚么诀窍？”娶了婆娘的男子汉悄悄向他求教。

“花牯，讲个古，讲女人的……”尚未娶妻的后生则三五成群，涌至花牯家中，缠着这风流哥儿说一说女人的奥秘。

花牯呢，只是哈哈笑，不做声。请朋友喝酒猜拳，吃腊猪脚、肥狗腿可以，经验是不能传出的。

花牯上无父母，下无兄妹，自幼跟着二伯长大，也只有二伯对侄子这种行当忧闷不乐。老人是个民间郎中，极重男人的精血元气，时常在侄子耳边唠叨：“牯子，好好跟我学医吧，莫做那号事了，伤元气哩。过去的事莫压在心上，再仔细寻个姑娘，好好地过日子……”

花牯不做声了，阴忧着脸走了出去，屋里只留下老人一片沉重的叹息……

自地虎坪过神塘湾，又西去十五里，便是阴槽凼。寨子同地名相符，挤在窄窄的山凹中。日头在这地方起不得早床。坪里桐叶上的露水早已晒干，这里才雾散天开，阳光方能映上瓦片。照风水先生张铁嘴的说法，此地阴盛阳衰，该是个人丁不旺之所。可是，事实恰恰打了张铁嘴的嘴巴。这些年，阴槽凼的女人像是吞了甚么仙丹，积下甚么阴德，生崽养女比鸡婆下蛋还勤。乐得老人们喝喜酒喝不赢，送恭喜送不赢。寨里人还集资出力，在后山坡砌了座送子娘娘庙。

十个指头难有一般齐。也有愁眉苦脸的。贺德仙一家便像倒了阳的瓜。这贺家原是一个旺族，祠堂一声锣响，浩浩荡荡都姓贺，人聚齐，能踩平一架山。逢到红白喜事开流水席，五六十张八仙桌都坐得拍满。地方上谁不惧怕贺家？势力再大的门户，也不敢随便沾惹。日头照到贺德仙父辈身上，不知是祖宗埋错了地方，还是山洪冲断了龙脉，火旺旺一个家族，如同霜打雷击般败了下去，到头只剩下贺德仙一棵独苗。德仙承接下贺氏家产，也承接下父辈的旨意，发誓重振门庭。怎奈事与愿违，先后娶了三个宽臀大奶的女人，

都未见添丁。女人犯了“七出”之首，自无多少话说，嗷嗷哭着，让娘家指鼻梁、戳背脊地接了回去。幸而天不绝人，贺德仙四十上下娶了地虎坪谷氏，两年后，竟得一子。做父亲的如获至宝，感激涕零地摆香设案，替送子娘娘还了七七四十九天愿。儿子取名家旺，个中苦意自不待细述。贺德仙又作了种种努力，渐渐鬓染霜雪，自知再无盼头，只将一腔期望寄予独子身上。

家旺虽说生得羸弱瘦小，眉目倒还清秀，是个极聪明的孩子。讲孝心，又会读书，一笔字儿上得帖，离开学堂便成了地方上一个头面人物。这多年，廉洁奉公，敬老恤幼，四下没有不伸大拇指的。子贵父荣。做父亲的昂起头，挺起胸，声音宏宏亮亮，单往热闹处走动。

儿子有学问，婚姻大事便讲究自由，五年前恋上后山的顺顺，一年后吹吹打打娶进屋。这姑娘人与名符，温温顺顺，能干贤惠，做公婆的却并不注意那张灵灵秀秀的脸，那双麻麻利利的手。山上的李子熟了，德仙公楞大一把年纪，猴儿般爬上树，摘一捧回来，悄悄搁在儿媳妇的梳妆台前。地里萝卜叶青了，做婆婆的割下来，剁细，满满腌上几坛，每餐桌上都摆着酸溜溜一大碗。还时常绕着圈子问一问，做媳妇的是否想呕吐点什么……顺顺觉察到甚么，红着脸儿一笑，这一笑，便将两位老人笑得心口一跳，那一阵偷偷瞄去，儿媳妇的肚子却依然小小巧巧。两公婆急了，带着纸钱香火，每日爬到送子娘娘庙，敬神许愿，一条石板路踩出深深的脚板印，顺顺还是苗条得似根竹。德仙公脸皮阴沉了，不再往热闹的地方钻，走路也勾着脑壳。

老人养了条母狗，短短的嘴儿，胖胖的身段，皮毛整齐洁净如一团雪，看家守门是最尽职不过的。以往也还讨德仙

公喜欢，坐下来，总要逗弄一番。如今这畜生倒成了老头子的出气筒，时不时骂上几句，踢它几脚：

“狗，狗，空有了一身好皮毛，养着你不如养头猪。猪还晓得一年下几窝崽！”

公公的话，顺顺听得清白，却不敢声张，躲在房中，压低声儿嚤嚤地哭。

儿子公事多，时常外出。夜里婆婆便与顺顺作伴。年轻人睡意浓，躺下不久便甜甜睡去。透进屋的月光洒在床头，照着顺顺翕动的鼻翼，和那露出被外的丰腴的臂膀。婆婆却折腾着睡不着。人老了，诸事想得远，想得多，栏里的猪、笼里的鸡、园里的白菜萝卜，还有家中日渐激化、且令人惶恐的不安。这情形，自然勾起她三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父亲瞄中了贺家的门户，一顶花轿送过来，揭开红帕，方晓得做了贺德仙的第四任婆娘。贺家家事好，不愁柴米油盐；丈夫亦待她不薄，诸事不让伸手操心，要做的只一宗：为贺家生个挂酒壶嘴儿的娃娃。生儿育女，属乡下女子本分，似阳春耙田到秋天割谷般自然，对这，她无忧无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本能。因为做姑娘时，寨里那个唱得一口好山歌的二狗，便毛手毛脚地将她变成了妇人。亏得她吞香灰、喝凉水，麂子般漫山蹦跳，方将那块血团折腾出来。而今床上夫妻做了一年，却既不想吃酸，也不作呕吐，恭恭顺顺的丈夫便如虎般暴躁起来，摔饭碗、踢板凳，时时作难看脸色。夜里，发疯般揉着她的肚皮，咬紧牙齿惨惨叫。话中之意，自不出前头三个女人的老路。她吓得如羊羔般瑟缩。明知这不是自己的过错，却又无法说出口来，只在心里喊天叫菩萨。如若退回娘家，且又因无后被休，这辈人

生就再无指望。人逼疯了，便难顾及多少廉耻。她借故回娘家小住，委委屈屈，泪水泼洒地同二狗于寨外草树下苟合两夜……后来自然有了身孕，也自然有了身价。但自此却怕闻到草树气味，怕瞥见阴阴的星斗。每逢丈夫乐融融与旺儿戏耍，心里便生出难言的歉疚。丈夫是否知晓个中原委呢？也许知道，也许不。她稳稳做了贺家的主妇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过去的，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人世间留下多少难以猜透的谜。如今，寨前那条活滚滚的溪水，已浓缩成一口绿得见黑的死潭，陈年旧事却犹似昨夜一场惊梦。不同的是她老了，儿子大了，而贺家仍未走出报应的阴影。

她挨近顺顺，用粗糙的手板在那光滑的小肚皮上摸来摸去。摸着摸着，老人便哽咽着啜泣起来。顺顺醒了：

“妈，您怎么了？不舒服，还是……”

“顺……”老人鼓足勇气：“妈想问问，你同家旺相处得好不好？”

“妈，您这是……不是好好的吗？脸皮儿都未红过哩！”

“不是这意思……妈是想知道，你同他夜里，那男女间的事……我那儿从小身子弱，也不知做这事顺不顺当……做女人的呢，得放热火些，切莫碍着脸皮……”

“妈，鸡都叫了哩……”顺顺那玉盘般的脸儿红到了脖颈。

七月半是鬼节。德仙公领着儿子，担着纸钱、鞭炮、水酒，上山给先人慰魂。这牛角湾，原是姓贺人家的坟场，大碑小碑稠密若一座石林。老人拔光坟头的萋草，指点着字迹斑驳的碑文，放亮声音道：

“家旺，你翻翻族谱，明朝崇祯年间，老祖宗贺万山避

乱进山落脚，开荒斩草，发下多少子孙，出过几多人物。那时节，族里有事敲声锣，男男女女聚拢来，吐泡口水行得船，齐声吆喝震得垮山哩！”

父亲这番话，儿子自然听过许多遍。但每每听着，都感到振奋，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且颇有一点族运式微的凄惶。

老人瞅着儿子的眼神，满意地点了点头，又不无悲怆地说：“我们父子在世一天，贺家的坟场便安然存在一天。可是，人总躲不过索命的无常，若是断了根，莫说老祖宗的坟山难保，你我的尸骨还不知被人抛到哪山哪岭哩，更莫想谁来烧纸祭魂……旺儿，我们贺家就指望你了！”

老人红了眼圈，扯起袖口拭了拭，蹲下身，抽了半天闷烟，方沙哑着嗓门说：

“旺儿，你说说，你做过甚么亏心事没有？爹这辈子做过缺德事没有？”

儿子瞪大眼睛：“哪有的事呢！”

“那爹就铁心了。爹知道，顺顺是个贤德女子，你同她也相处得甚好。可是，乡下人不能光靠情分度日……不是爹心狠，硬要棒打鸳鸯……”

“爹，你要我们离！为哪样？莫骇人哩！”

“贺家不能留只不下蛋的鸡。”

儿子明白了。苦苦笑了笑：“这不是顺顺的错。年初，我和她上城里大医院检查了，是儿子不中用……”

“哪个讲的？我剜他的舌子！”

儿子见话不对路，甚觉无地自容，勾着头悻悻避去。可怜做父亲的愣在那里，似让谁捅了一刀，傻傻地张着口，老半天方仰天一嘣，叭地折断玉嘴烟管。